



圖一 西元十一—十二世紀 巴林左旗遼墓出土的宴樂圖石雕刻板 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館藏

盤，在其初出土的照片中，二件八稜單耳杯置於該盤上（圖二）；共出物中另有一件單耳的折肩壺（圖三）。杯與壺的單耳都是單環上具指墊，沿續了粟特器用的風格（註一）。東丹國左相耶律羽之墓（九四二）也有類似的鑲金單耳把杯（圖四）與折肩壺出土（圖五），體積大小相似，只是杯身七稜，杯耳在指墊下僅具半環，壺則無耳。說明此吐爾基山不知名字的遼初女性貴族墓葬與耶律羽之墓用器習尚相近。由於展覽中僅有吐爾基山盤與耶律羽之杯，筆者曾嘗試以耶律杯放在吐爾基山盤上，二杯可完全無礙的輕鬆並置在盤中，這應是當時一盤二杯成組配置最華麗的一種形式。

單耳杯與單耳折肩壺，應即為路振《乘軺錄》所載「瓏、盞皆有屈指」的器皿。路振（九五七—一〇一四），在壇淵之盟後不久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任賀契丹國主生辰使，《乘軺錄》為其出使紀聞。他記錄見到遼聖宗御前的進酒儀節。先是秦王耶律隆慶（陳國公主的父親）進酒：「酌以玉瓏、玉盞，

## 閒論一種酒器習尚

### 一盤二盞

蔡玫芬

中國北方，遼金元時期，曾存在著一種一盤二盞的酒器，此種成套器的組合，究竟在飲食儀節中如何使用？其使用場合、傳布範圍以及與其他盤、盞、臺、托的關係，皆令人好奇不已。本文僅在提示此種盤盞關係，並待更多資料的出現。



#### 遼的一盤二盞與瓏盞

「黃金旺族—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展出一對巴林左旗遼墓出土的宴樂圖石雕刻板（圖一），淺浮雕遼代貴族生活中祇應、伎樂圍繞的情景。其祇應僕從圖的中段部分，右

方一人從地上抱起大酒罐，中立一人自桌案上的溫碗裡拿出注壺，左方二人同向跪坐，左者回身與右跪者共捧一盤，盤子裡放著二個杯盞。整組圖像似連環圖畫般描述從酒尊分酒至注壺，再斟酒至杯，並相勸酒的順序。

捧盤二人，似主與客，又或許正是墓主夫婦吧。  
一盤二杯，是真實場景的描述嗎？

「黃金旺族」特展中有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銀鑲金雙摩羯紋海棠式長



圖七 遼寧阜新七家子遼墓壁畫，引自《考古》，199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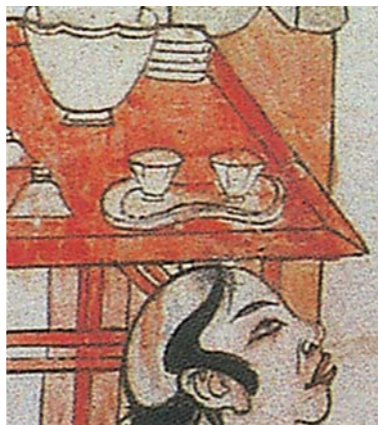
中亦有海棠式長盤的形制（圖六），花口曲沿，四端出尖，上下窄而左右寬長，應是前述鑲金海棠盤所延續發展成的器形。全器多印有花紋再施黃、綠、白釉，其內底作二朵或三朵寶相蓮花者十分常見，且常著意將花心以明顯異於底色的亮彩挑顯呈現。筆者推測左右兩朵花心各置一盞，應是原來使用的模式吧！遼寧阜新七家子遼墓壁畫備宴圖一角也有一花式盤上置二杯盞（圖七），應即此意。

遼晚期河北宣化張氏家族墓的張文藻墓（一〇九三）壁畫中，有一幅畫著僕侍備宴的後堂情景。（圖



圖八 備宴圖，河北宣化張文藻墓壁畫，1093，引自《宣化遼墓》，2001。

八）這批張氏墓葬壁畫雖然畫景構圖各異，但基本上都畫有茶、酒、文具的備置。本幅壁畫將三種備器都放置同一景中，後方桌面是筆、硯書籍之類文具；右方地面作備茶景，包括風爐、爐扇、碾茶具、造茶的茶笕、刷、夾等器，以及爐上茶瓶；中景紅色桌區放著酒器，畫家所畫的酒注造



圖三 10世紀前期，鑲金單耳折肩壺，吐爾基山遼墓出土，引自《200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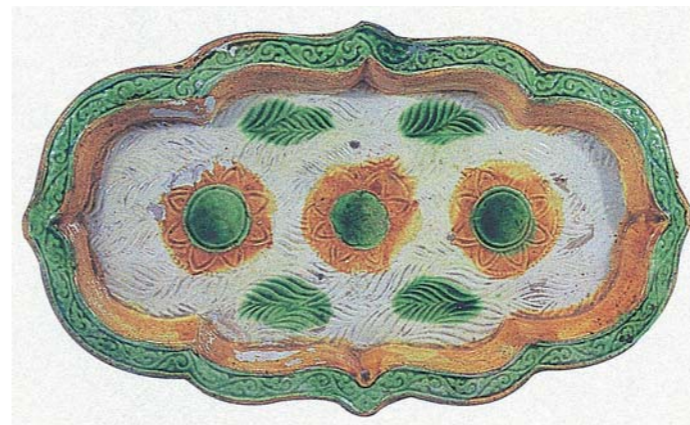
圖二 10世紀前期，銀鑲金雙摩揭紋海棠式長盤與八稜單耳杯，吐爾基山遼墓出土，引自《200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157，盤寬19.9×14×4.1公分。



圖五 鑲金孝子圖折肩壺，耶律羽之墓出土，942年，口徑7.6、高14.8公分。



圖四 鑲金單耳把杯二件，耶律羽之墓出土，942年，杯徑7.3、高6.4公分。



圖六 遼三彩海棠式長盤 長29、寬16.6公分 敖漢旗博物館藏

瓣各於中心凹入，有的則將瓣間突出，一般皆仍以海棠式盤稱呼這些四花口長盤。  
遼後期墓葬中，金銀器已非早期或中期墓葬的豐富與華麗，所盛行陪殉的三彩器是粗胎低溫燒造的器皿，但一般推測可能是遼廷一再申禁厚葬後，用以替代金銀器的明器，因此形制花紋都仍豔麗，富裝飾性。遼三彩



圖十A 銀文具的盤盞並置 作者拍攝



圖十 銀文具 遼漢旗英風溝4號遼墓出土 盤長24×12.9、杯徑9.6公分



圖十B 盞足裡刻契丹文字 作者拍攝



圖十C 盤底刻契丹文字 作者拍攝

窰的作品。

又如元初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山西蒲城張按答不花與李雲線夫婦墓中壁畫（註二），也說明此種一盤二盞的現象。此墓壁畫多幅，其一〈堂中對坐圖〉是墓主夫婦並坐廳堂，左立侍童，右立侍女。左後方童子背後的桌上，擺著玉壺春瓶（壺瓶）、帶流的匣（折盃），略被遮住的承盤是四瓣花口的海棠式盤，其上放著二只敞口圓杯（圖十二）。匣，是明初《格古要論》所稱「有嘴折盃」，是元代才出現且流行至明初的器形，畫者應是蓄意寫實才會畫出。所以此圖這樣的瓶匣盤盞組合，可以相信是當時的成套酒器。另幅〈行別獻酒圖〉（圖十三），白衣戴皂笠的送行者跪著，雙手捧著承盤，盤仍作四瓣花口，與前述台北故宮的鈞窰盤相似，其上放著兩個杯盞；戴帽的行者（似即墓主人）趨前取盞；旁邊還另有抱著玉壺春瓶的從者跪著。

宋、遼、金墓葬壁畫或傳世繪畫常圖繪飲宴的場景，但主、僕、客之間跪進把盞的幾乎沒有；不過這種跪

形和茶瓶幾乎相同，但放在溫碗中，應是酒注與注碗，桌上的小口矮罐、桌下長身的梅瓶式酒瓶都說明這桌與酒食相關；其右前桌角清楚繪著二個小杯並立在一個長盤裡，盤形兩端寬、中腰瘦。宣化墓群壁畫供食圖景裡有各種侍僕捧著大盤，盤內放置三五個碗盞，且似乎都還有餘裕，頗可再多放些以供應滿桌食客；其他遼

墓壁畫亦有一寬盤裡放置二盞的（圖九），尚不足以說其一盤只能放二盞，不過這宣化桌角小盤卻清楚的表示此一盤中只容二盞。

這樣的盤式並非畫家隨意畫成。此次「黃金旺族」展的一組所謂銀「文具」中，（圖十）包括一件有柄風字硯、一件雙連長筆套、一只敞口圓腹盞形筆洗、一件橢長盤；考古人



圖九 女子持盤進門，河北宣化張恭諤墓，東南壁畫，1117年，引自《宣化遼墓》，2001。

員因連柄風字硯與盞、盤、筆套筒相連，硯柄雖少見，但底部具側壁而前端無檔，與風字硯相彷彿；且盞與硯上都留有墨漬，故名爲「文具」。此盤與盞的底部都刻有契丹文字，具有同組套的作風。筆者觀此盤瘦長，兩端寬圓，中腰略作瓣尖裝飾而收束較窄，略與前述宣化盤相似，故嘗試將盞放置盤中，盞足略外侈，恰居盤的一側；也就是說，原是一件放置二個小盞的承盤。從盤盞載置的空間合理，而盞中有墨，推測或許是取飲酒的盤盞臨時通用爲文具的現象吧。

### 元代一盤二盞與壺瓶

此類一盤二盞的習尚脈絡究竟如何延展，並無太多資訊可探索；一些長形的淺盤，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鈞窰海棠式長盤（圖十一），應可說明金元時期猶存此風。該盤四瓣花式，折沿，淺壁，沿邊再有淺稜微突起，雖無裝飾圖樣，但造型極工細；折沿製作與該窰紅斑器類相近，而單色乳濁的天青釉流動濃厚，底部邊角四個小支釘，是受汝窰影響下早期鈞



壺瓶盛之，須盪令熱。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盤居右，並立主人之後；主人捧盞于前，以盞令傾酒自先嘗看冷暖，卻傾些小在盤；再令斟滿，則跪而獻進；持瓶、執果者並跪。把盞者云：「小人沒甚孝順官人根底，拿一盞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員接盞後，主人則持盤退三步再跪；待飲盡，起身進前，再跪以盤盛盞；如見未盡，再



圖十三 《行別獻酒圖》，山西蒲城張按答不花墓壁畫，1269年，引自《考古與文物》，2000-1。

跪告，令飲盡方可接盞。接盞後，捧果子者則進而獻之。  
《事林廣記》是一本詳盡的日用百科全書類書籍，書中以版畫圖示的，幾乎都因為唯恐一般人在正式場合裡失禮而作，如作者在〈習跪之禮〉中言：「南方行之者少，今此禮通行，宜習熟之，毋致禮儀乖疏。」將南方不熟悉的跪拜、把盞、雙陸、蹴鞠等禮儀詳細解說，甚至如上述把



圖十一 鈞窯海棠式長盤 長22.4、高2.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堂中對坐圖》，山西蒲城張按答不花墓壁畫，1269年，引自《考古與文物》，2000-1。桌面置酒器、花器，左後方為海棠式盤與二杯。

盞場合中彼此勸酒的辭句，都不厭其煩的記錄詳盡，頗有期許南方人莫因生疏而致失禮，故諄諄戒示之意。

洞耳村壁畫的發現，肯定了《事林廣記》所述禮節，且說明這種禮儀在至元六年已然定型。洞耳村壁畫中人都穿左衽衣衫，《事林廣記》則著右衽裝，較近於《元典章》所記在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八）以後「公服俱右衽」的規矩（卷二九，頁二）；洞耳村的以一盤二盞進酒，在《事林廣記》的時代裡為一盤一盞，且將之稱為「臺盞」。

#### 臺盞、盤盞、托盞

器物的名稱與實際器形的對應，一直是研究者所力圖驗證卻困難重重的困擾，桌上的餐飲用器尤其困難，蓋越近於日用，越多俗稱、通稱，而難以辨認。「臺盞」、「盤盞」之類用詞，究竟是否有特定器形？恐怕也非可完全確認。

孫機先生曾談論「盤盞」、「臺盞」的使用。（註三）基本上此二名詞用於酒器，而臺盞便是有台高起的盤子。雖然當茶酒器並述時，在很多

進酒的情節與元代《事林廣記》所載的〈餞送之禮〉的描述卻十分相似。  
《事林廣記》是南宋便已知名的儒者陳元靚所作，約成書於大德年間，書中版畫為當時的禮俗服飾留下珍貴的史料。其〈大茶飯儀〉版畫（圖十四），主人正以跪姿進呈一放在承盤上的小盞，旁有「捧果子者」手中的果子放在高足碗內；另右方有侍者一手拿著玉壺春瓶（壺瓶），一手拿一小碗（或應為匜？）；左後方桌上放著幾個盛著果子的高足碗。全圖將元代正式的敬酒、勸酒儀式傳達得很清楚，而文字說明更極詳盡：

#### 〈大茶飯儀〉：

凡大筵席茶飯則用出桌，每桌上以小果盆列果子數般于前，列菜樣數品于后，長筴一雙，廳前用大香爐、花瓶居于中央，祇應、樂人分列左右，若眾官畢集，主人則進前把盞，客有居小者，亦隨意出席，把盞凡數十迴方可獻食，……。

#### 〈把官員盞〉

令祇候人將到酒果或肴饌（此係常行之禮，有筵席可依前式），酒以



圖十六 白沙宋墓二號墓西南壁壁畫，引自宿白，《白沙宋墓》，1957。

因此，浙江臨安水邱氏墓（九〇一）的白瓷把杯置放在臺盤上（圖十五），是酒器；白沙宋墓壁畫的墓主人夫婦分坐在一組酒器的桌旁，桌上有注碗（酒注連著注碗）、臺盞（酒盞連著酒臺子），另有小盤盛著

饅頭、水果之類（圖十六）。此碗盞的足部幾乎露出來，才為孫氏收為酒器。關於九世紀之前茶酒器的論斷雖仍有討論的空間，不過唐中期以後茶酒盞之議似漸分明，如「黃金旺族」展中，「官」款白瓷酒注與注碗



圖十七 「官」款白瓷酒注與注碗、酒盞與酒臺，內蒙敖漢貝子府鎮出土，引自《敖漢文物精華》，2004。  
酒盞高6、口徑8.8、底徑4.6公分；酒臺高3.8、口徑15.2、底徑8.3公分；酒注高22.5公分；注碗口徑19.6、底徑8公分



圖十四 《大茶飯儀》版畫，《事林廣記》前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情況下茶酒器皿其實難以辨認，例如有的酒注與茶瓶很難分辨；後者是裝熱水以注入茶碗的；而具有溫碗的注子為酒器，以盛酒、注酒之用。由於長沙窯自銘為「茶社瓶」的出土物年代（八二九），略早於文獻所稱「注子」的年代，因此孫機傾向於主張茶瓶早於酒注（雖然他也留意到長沙窯執壺中亦有題句為酒器者），茶托的年代早於酒盞臺。托圈高如杯的是茶碗使用的托子，而酒器的臺盞，中央台子高起，其著足處僅淺挖而平坦。



圖十五 白瓷把杯置放在臺盤上 杯徑8公分、托高4公分  
浙江臨安水邱氏墓 901年 浙江臨安縣文物館藏



圖二一 洪武 青花折沿托與盞，盤徑14、杯徑9.2公分，景德鎮珠山出土。引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1996，鴻禧美術館出版。



圖二二 清 乾隆 瓷胎洋彩杯盤 杯徑5.0、盤徑15.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李匡乂《資暇錄》記：茶托子是唐中期建中年間（七八〇—七八三）蜀相崔寧之女所發明，因茶盃燙手，所以取椽子承之；啜飲時又怕杯子傾倒，於是「以蠟環椽子之央，其盃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承盤中央遂有凸起環狀托圈。雖然具托圈的托子，早在六朝便已有之，究竟這些早期矮托圈的托

子是茶托子或酒台子，眾說不一；不過的確自唐晚期起直到兩宋，高托圈的托子成爲茶器必用的道具。  
**清代的杯盞**  
明代以後，茶與酒的內容改變，茶器與酒器也有了變化，例如帶托的茶碗顯然罕見，偶有矮托圈的似是酒器勸盤之類（圖二一）。至於喝茶的「茶圓」、飲酒的「酒圓」，除了

特定形式，也有難以辨認之苦。倒是清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左右，皇帝十分著迷於一種雙耳小盃配花口盤的設計，曾多次叮囑景德鎮燒造細瓷胎者（參見《華麗彩瓷》圖十說明），盤通常作折沿淺壁式，中央凸起上窄下寬的小托圈，雙耳圈足式的小杯放置其中（圖二二）。小杯器壁開光，折沿淺托盤也以開光爲飾。由於另有內填

共置，原共出的酒盞放在淺高起的盞臺上（圖十七），臺僅略高於盤底壁，而置盞足的座部也僅微凹下，未及於臺的基部，與水邱氏墓前述的盞臺爲同樣的情況，故爲成套的注碗與臺盞無疑。  
有趣的是，水邱氏墓放在臺盤上的白瓷把杯，與同時代耶律羽之與吐爾基山墓的杯同形，後者一個平盤置二個杯，前者一臺盤置一杯；亦即有同杯型放在臺盞或平盤之別，也有一

杯獨置或二杯共置的差異。至如圈足圓杯在白沙宋墓中放在盞臺上，卻也可在張文藻墓中呈現一平盤二盞杯的樣式。若置於《事林廣記》的元代，一個圓杯或單耳把杯放在平盤上都是很常見的現象（圖十八）（註四），而洞耳村的平盤上放著兩只圓杯。這還都是酒器，同造型不一定配同一種承盤，也不一定同樣件數的組合。究竟這些差異是自由組配或特定場合的特定儀節？此實爲筆者所百思不解。

實際上，白沙宋墓壁畫的臺盞，透過畫家的筆觸，其實很難辨認與托盞的差別。托盞，係指托子與茶盞。法門寺唐代遺物中的玻璃托盞（圖十九），在帳物冊中書明是「琉璃茶碗、托子」，碗放在略低下的托盤中央，和西安和平門唐代大中十四年（八六〇）窖藏茶庫「拓子」相似，並無托圈高起；然兩宋飲茶則常使用托圈高起如碗立於盤上以便承放茶盞的盞托。（圖二十）



圖十九 素面淡黃色的琉璃茶碗、茶托 外徑13.8、內徑4.8、底徑4.8公分 法門寺博物館收藏



圖二十 北宋青白瓷茶碗與盞托 1118年 高5.4、口徑5.8、底徑2.6公分 江西南豐出土



圖十八 元 霽青單把盞與承盤 杯徑8.5、盤徑1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匠心與仙工

常設展 陳列室·三〇四

## 明清雕刻展

### 匠心與仙工——明清雕刻展 Uncanny Ingenuity and Celestial Feats The Carv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名匠の魂と神仙の業—明清彫刻展

自元代確立了「匠戶」制度以後，雕刻工藝遂發展成一門獨立的藝術，在政府與民間的支持與贊助下，雕刻技藝日精月益，最終得到「仙工」的讚譽。本院典藏的明清雕刻品大多承自清宮，其巧心匠運的精工藝，往往令觀者驚佩嘆服。本院藉推出明清雕刻展之際，特將「竹木果核」與「象牙犀角」分成兩大類精印出版，為本院數十年來首度精心規畫的雕刻經典專籍，附以研究篇章，質量俱豐，並將展品微毫奧妙之處局部放大，益增典藏價值。讀者得游賞於匠心巧手雕藝之間，興會文人墨客雅趣胸襟，何其樂也。



竹木果核篇 (中、英、日文版)  
ISBN: 978-957-562-567-2  
定價: 新台幣1000元 (平裝)



象牙犀角篇 (中、英、日文版)  
ISBN: 978-957-562-568-9  
定價: 新台幣1000元 (平裝)



圖二四 清 掐絲琺瑯番蓮碗 帶彩漆龍紋蓮花托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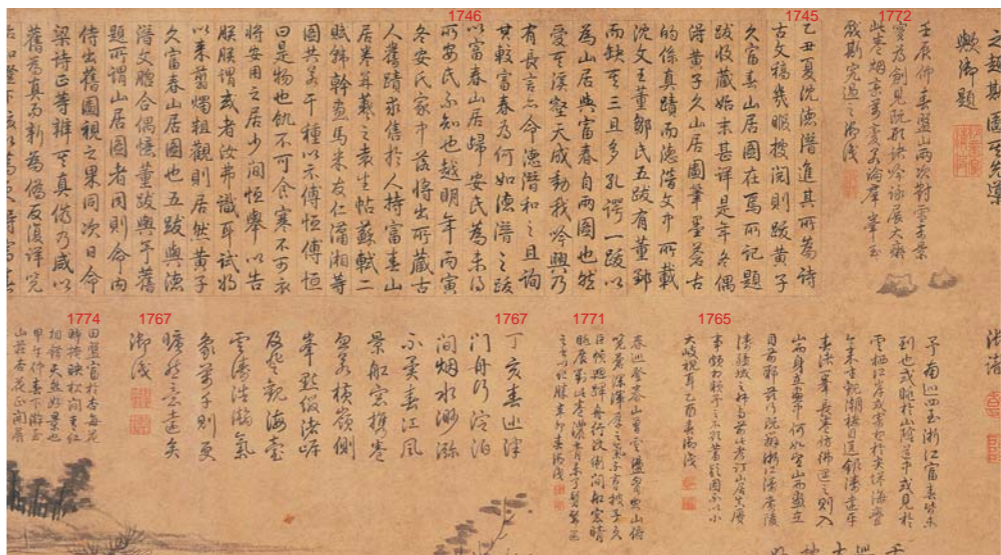
1. 一說為突厥器用，不過中亞塔吉克 Panjkent 粟特壁畫中繪有類似飲器。
2. 陝西省考古所，〈陝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畫墓〉，《考古與文物》，2000-1，頁16-24。
3. 孫機，〈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同收於孫機、楊泓合著，《文物叢談》(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頁80-113。
4. 《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1), 圖版2V:55說明。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二三 清 乾隆 內填間畫法瑯杯、壺成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瑤瑯杯、盤、壺成套者(圖二三)，壺作玉壺春式瘦頸垂腹高挑的優美曲線，配以纖長細彎的流口與曲鑿，亦以開光裝飾器壁。壺式沿用明初以來風行不輟的造形，可以確認是斟酒的注壺；而這一杯配一臺盤的組合，也應是乾隆酒器中蓄意而為的「臺蓋」吧。至於碗形高起的托子，清代仿製者亦多，不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一群帶有彩漆托子的掐絲琺瑯碗(圖二四)，托圈如碗高起於托盤上，中空，猶有宋代托子遺意；有趣的是，碗的足圈不是放置在托圈內，反而跨在托口外緣。顯然跨越時代的仿古，其實很難掌握習尚的原型啊！



三三六期訂正  
頁九十八，圖十四，乾隆在不同時地  
出巡數題子明卷，正確圖版為：